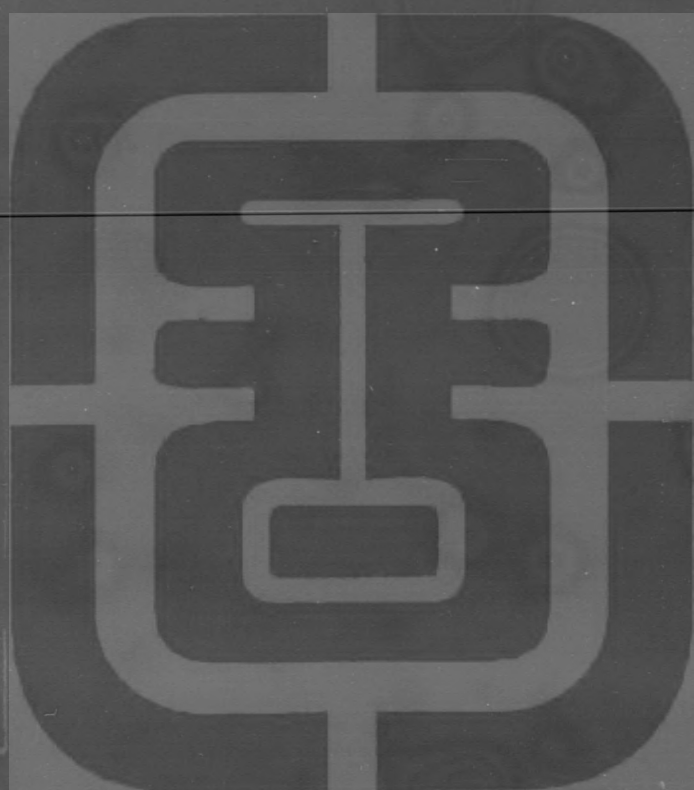


南史



列傳第六十四

南史七十四

季

延壽

撰

孝義下

滕曇恭

徐普濟
張悌

陶季直

沈崇僚

荀匠

吉玢

甄恬

趙拔扈

韓懷明

褚脩

張景仁

宛陵女子
衛敬瑜妻王

劉景斯

陶子鏘

成景儁

李慶緒

謝蘭

子貞

殷不害

弟文俊

司馬暘

張昭

弟乾

王知玄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漿不入口者旬口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

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爲滕曾子梁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

南史列傳卷之十四
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又有建康人
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隣富人富人不與
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
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
是前母子後母唯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
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
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
兄悌亦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爲孝
義特降死後不得爲例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
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嘗以
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
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
孫故不取愍祖益竒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
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
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召
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爲望蔡令以病免時劉
彥節袁粲以齊高帝權盛將圖之彥節素重季

直欲與謀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隕固辭不
赴俄而彥節等敗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彥
回爲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頻以爲司空司徒主
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
行欲謚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
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爲彥
回立碑始終營護甚有吏節再遷東莞太守在
郡號爲清和後爲鎮西諮議參議齊武帝崩明
帝作相誅鋤異己季直不能阿意取容明帝頗

忌之出爲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
罕爲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留以爲驃
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爲政清
靜百姓便之梁臺建爲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
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久預人間事乃辭疾
還鄉里梁天監初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
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苦絕
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
歛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云

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
刺史崇僚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
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天監三年二守柳惲
辟爲主簿崇僚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母卒
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
號哭旬日始將絕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
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僚心悟乃稍進食母權瘞
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
慟飛鳥翔集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

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旣
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
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塩酢坐卧於單薦因
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即遣中書舍
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擢捕太子洗馬旌其門
閭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
乃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

縣卒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

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度
淮逢武陵王舉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
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爲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
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旣而奔喪每宿江渚商
侶不忍聞其哭聲梁天監元年其兄斐爲鬱林
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
豫章望舟投水傷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
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
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

泣目皆皆爛形骸枯頽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
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
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而毀瘁逾甚
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
人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
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毀卒

吉玠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家居襄陽玠幼有
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
性親黨異之梁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

南史列傳卷之四
所誣逮詣廷尉玠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
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爲吏
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玠乃搥登聞鼓乞代
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
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
陳徽纒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
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
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
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

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
胷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
細故柰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
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
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
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玠曰凡鯤鯨螻蟻尚惜其
生况在人斯豈願齎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
故思殞什翼延父命玠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
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玠

弗聽曰玠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
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丹楊尹王志求其在廷
尉故事并諸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玠曰異
哉王尹何量玠之薄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
玠有醜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
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
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郢湘州刺史
柳忱復召爲主簿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
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玠以爲孝行純至
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玠以父陷罪因成
怪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數歲喪
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
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
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
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
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
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

南史列傳卷之四
八
行狀詔旌表門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趙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扈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卽死三宿三楛生十餘丈人間傳以爲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儂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文茂黎州刺史文熾

弟襄陽人也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毋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荅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

韓生無丘吾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
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
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
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
終身衣衾無所改梁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
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之
冠梁天監中歷位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武陵
王紀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兼限內記室脩性

全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
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毀卒
張景仁廣平人也父梁天監初爲同縣葺法所
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
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
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
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
調以旌孝行又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與母同
床眠母爲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拏猛獸行數十

里獸毛盡落獸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絕鄉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琮表上詔榜其門閭又霸城王整之姊嫁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遂手爲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爲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頽城何足奇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爲誌後歲此

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間又表於臺後有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嘗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爲景昕誠感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爲主簿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爲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

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蓐母沒後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營蓐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久之乃蘇遂長斷蓐味

成景儁字超范陽人也祖興仕魏爲五兵尚書父安樂淮陽太守梁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儁謀復讎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

南人普通六年邕和爲鄱陽內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鳩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爲屈法景儁家讎旣雪每思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時以比馬仙琰兼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人樹碑紀德卒謚曰忠烈云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郟人也父爲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爲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

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爲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爲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縣侯益州二百年無復貴仕慶緒承恩至此便欲西歸尋徙太子右衛率未拜而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北中郎諮議參軍蘭五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蘭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曰

蘭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日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蘭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詔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爲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既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蘭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列馳歸及至號慟

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
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
十篇子貞

貞字元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
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
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
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
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

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蘭以憂
毀卒家人賓客復憂貞從父洽族兄嵩乃共請
華嚴寺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譬以母須侍養
不宜毀滅乃少進饘粥及魏尅江陵入長安嵩
逃難番禺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陳武帝受禪
嵩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
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厚禮之聞其獨處必
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曰寡人若出居
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因辭面奏請

放貞還帝竒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
歲陳太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始興王叔陵爲
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
簿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知叔陵有異
志因與卓自踈每有宴遊輒以疾辭未嘗參預
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肆逆唯貞與卓
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
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竒之
及問知貞所作因敕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

家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以毋憂去職頃之敕
起還府累啓固辭敕不許貞哀毀羸瘠終不能
之官舍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問
以後事貞曰孤子豐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
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
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
以爲託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
以靖荅即敕長給衣糧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
子凱氣絕之後若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願

正恐過爲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閱人事但可三月施小床設香水盞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汪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屢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爲廷尉

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耶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氍毹席被褥單複畢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

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梁元帝立以不害爲中書郎兼廷尉御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過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每輒氣絕行路皆爲流涕即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

卿遷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東宮少卿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梁承聖初爲武康令時兵荒飢饉百姓流移不佞循撫招集繼負至者以千數會魏剋江陵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陳武

帝受禪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於江陵迎
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
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栢每歲時伏臘必三
日不食文帝時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
及廢帝嗣立宣帝爲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爲朝
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
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
等謀矯詔出宣帝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
馳詣相府面宣詔旨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

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
及即位以爲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後兼尚書
左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
不齊並早亡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奉
不入私室長子梵童位尚書金部郎
司馬暘字文昇河內溫人也高祖柔之晉侍中
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後父子產即梁武
帝之外兄也位岳陽太守暘幼聰警有至性年
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

每號慟必至悶絕父每喻之令進粥然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面顏顛顛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後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逾甚廬于墓側日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嵩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而梁宗屠戮太子殯瘞失所及周受禪嵩以宮臣乃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散切周朝優詔荅之即敕荊州以禮安厝陳太建八年自周還宣帝特降殊禮歷位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卒有集十卷

子延義字希忠少沈敏好學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嵩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皸瘃至都遂致孳廢數年乃愈位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煠常患

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惟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隣里聞之皆爲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一眼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子家子胤俱絕。宣帝時有太

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青苦里爲孝家里。

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獎。是以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閭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畝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北而言... 來風... 對忠... 而夫... 論曰... 里... 王... 會... 練... 家... 以... 卷... 聞... 及... 下...

列傳第六十五

南史七十五

隱逸上
李延壽撰

陶潛
宗少文孫測從弟或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顓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劉疑之

龔祈之
朱百年

關康之

辛普 樓惠明

漁父

褚伯玉

顧歡

盧慶

杜京產

孔道微

京產

栖

剡縣小兒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忘。藏景窮岩。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鷄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

歸知殆。或道有不串。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跡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
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
樹故常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
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
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
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
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
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
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

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
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
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
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
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
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
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
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
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

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
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
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
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
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曰歸去來兮田園將
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
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
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
奔僮僕歡迎弱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
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
顏倚南牕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
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
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勸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
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
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
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

或命中車或棹扁舟既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
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
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
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
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
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
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
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

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及至欣然便
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
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
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
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
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
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
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

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
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
絮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
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
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
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
曰吾年過五十而窮居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
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佹俛辭事使汝幼而飢
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

此旣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
心良獨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閑靖開卷有得便
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
喜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
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
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
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
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
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

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
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
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晉時
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
行汝其慎哉又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
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
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
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少

文善居喪爲鄉閭所稱宋武帝旣誅劉毅領荆
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
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如
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
故荅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
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
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
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
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

武帝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參
軍並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
頗營稼穡人有餉饋並受之武帝敕南郡長給
吏役又數致餼賚後子弟從仕乃悉不復受武
帝開府辟召下書召少文與鴈門周續之並爲
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竝不應
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
之過甚旣乃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
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

季爲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
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
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
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
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
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
絕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少文
孫測亦有祖風

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

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
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
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
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爲參軍不起測荅府云何
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毋喪身自負土植松柏
嶷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荅曰性同鱗羽愛
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巖流有若狂
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
魚鳥慕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游
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
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付
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
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
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
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
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
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
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

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
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
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
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
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虬宗
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
別駕宗忻口致勞問測咲曰貴賤理隔何以及
此竟不荅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
善圖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鄣上坐卧對之又
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
甫謚高士傳三卷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
記尚之字敬之亦好山澤徵辟一無所就以壽
終
或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
貧好學雖文義不逮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
無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採風俗三詣
或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
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又

就徵卒于家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

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穉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顓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

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
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虔年老菜食恒
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文帝敕郡
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修父業不就州辟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悵尚書祠部郎父粲
祕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
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
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
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

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
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
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顓王弘
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
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
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
荅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
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
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

南史列傳卷六十五
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
草無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
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
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
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默之
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
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于成人奉兄
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

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
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旣
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
劉遺人遁跡廬山陶深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
陽三隱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參軍徵太學博
士竝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
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
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
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

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曰真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祚復召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辯析精奧稱爲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

戴顓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竝隱遯有高名顓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修其業父善琴書顓竝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竝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顓制十五部顓又制長弄一部竝傳于世中書令王綏嘗携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顓謂勃曰顓隨兄得閑

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顓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及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元嘉中徵竝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憩

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顓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竝新聲變曲其三調游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顓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達特善其事顓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旣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

無不歎服十八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顯已亡矣
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顓觀之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
尚不仕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
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
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一無所就後
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徂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跡幽
深卒於巖石間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

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
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雞籠山聚
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
竝以儒學摠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
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
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竝建
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
以下竝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西
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

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山西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豈麗凝之悉散之屬親妻

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蒲笨車入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咲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荅書曰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飢

義季慮疑之餒斃餉錢十萬疑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人竝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仙人也白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藥採若爲業以藥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藥若而去或遇寒雪藥若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五三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

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顛友善顛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飲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竝無絮自此不衣絲帛嘗寒時就顛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顛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旣覺引卧具去體謂顛曰縣定竒温因流涕悲慟顛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爲東陽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竣餉今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

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揚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披黃布屣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

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
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筭妙盡其能徵辟
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爲臧質
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
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
十餘年時有閒日輒卧論文義宋孝武即位遣
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
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
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爲領
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
造禮論十卷高帝絕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玄
宮康之以宋明帝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
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
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
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蚊甚多通
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螫僑居會稽會稽士子
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爲贈後至者不復受人
問其故荅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

今寔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耶齊豫章王嶷爲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祆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爲有先覺齊武帝敕爲立館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

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壁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

泚泚相忘爲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
於是攸然鼓棹而去緬字伯緒太子僕與曾之
子也有學義宋明帝甚知之位尚書左丞東中
郎司馬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高祖含始平太
守父邊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慾年十八
父爲之昏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
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
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

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
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
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
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
於茲而三馬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斲致不
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
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荅曰褚先
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
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絕

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異慰日夜比談
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
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
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
齊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
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
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也家世寒

賤父祖竝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
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
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
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
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
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
業同郡顧覲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
孫憲之竝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
諮玄儒諸義毋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

次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
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
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晚節服食不
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通
解陰陽書爲數術多效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
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
歸後元凶弒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綬門
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
樹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

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
鼯鼯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又
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荅曰唯有孝經
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
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荅曰善禳惡
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齊高帝輔政徵爲揚
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爲山谷臣顧歡上表政
綱一卷時員外郎劉思効表陳謹言優詔並稱
美之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爲

大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常侍黯字長孺有
隱操與歡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
四本歡曰蘭石危而密宣國安而踈士季似而
非公深謬而是摠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
其塗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未識
辰緯而意斷南北羣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
申意短則屈所以四本竝通莫能相塞夫中理
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
名論以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竝

立論難與之往復而廣之才理尤精詣也廣之
字處深吳郡錢塘人也善清言初歡以佛道二
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夫辯是
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
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
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
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
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
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

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
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
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
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
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
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
是以端委縉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
擊跽罄折俟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
槨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

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
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
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
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
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
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
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
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
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

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舡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

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

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躍鳥聒何足述效歡雖同
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
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
在老先似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
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遠
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褰童
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二環而止今佛法垂
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
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

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
老教俗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軔既殊其歸亦
異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
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
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垂詭若此何謂
其同歡荅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
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
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
之漢也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跛右全是

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夷之法魚鳥異川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俗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

末以存本請問所歸異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摠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

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垂老莊
立言本意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竝好釋法吳
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子
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
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
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
玄絕於有境神化贍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
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
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

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
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
於无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
卽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
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
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脩脩
徧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
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
遙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

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
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
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
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
無當無二於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
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
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
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
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

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鷗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
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
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
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
屍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墓側縣令江
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義三十卷又
始興人盧度字孝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
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
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

得過然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
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
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
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也祖運劉毅衛軍
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棊京產少恬靜閑意
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顛清剛有峻
節一見而爲歎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
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東山開舍授學齊建元

中武陵王曄爲會稽齊高帝遣儒士劉瓛入東
爲曄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
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徒
履爲瓛生徒下食孔珪周顛謝朓竝致書以通
殷勤永明十年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
虞棕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
產徵爲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
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
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卒會稽山陰人孔道微

守志業不仕與京產友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
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
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曾有鹿
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
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
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
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
都邑豫章王嶷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
宗慕之道徽兄子摠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

食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
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
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
謂之謫仙不知所終京產高祖子恭以來及子
栖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清言能彈
琴刺史齊豫章王嶷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
西曹書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
胤掌禮又重栖以爲學士掌昏冠儀以父老歸
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病旬日間便皮骨自支

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嘔血數升時何胤謝朓竝隱東山遺書敦譬誠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胤兄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問何也因自投下牀扶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每嘗自哀其身自看此流泣不自持辨望
 而復續嘔血數片時何亂謝融泣隱東山
 以收成至伴尋春夢見其父物器
 初亂足悲此物飲同如死物復
 武
 之細令宗善下求來鳳律竟不
 列傳第六十五
 南史七十五
 撰

列傳第六十六

回智高帝無表其美以李延壽撰
 撰

隱逸下
 撰

臧榮緒
 吳苞 趙僧嚴弟蔡蒼

甘念未徐伯珍 婁幼瑜
 沈麟士 晉為書

阮孝緒 蘇堂守置
 鄧郁 無望神拜

陶弘景 釋實誌
 諸葛璩 祭師母

劉慧斐 兄慧鏡 慧鏡子曇淨
 范元琰 今父肅入國

庾詵 去元
 張孝秀 士不流始

庾承先

馬樞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人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洒掃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焉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彥回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秘閣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

誠竝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戒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時號爲二隱吳苞字天蓋一字懷德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就始安

王遙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爲立館于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薈皆有景行慕苞爲人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莫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蔡薈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敷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淄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又有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高帝俱爲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卒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若葉甘蔗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誦書不輒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

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
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
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
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
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荅甚有條理儒者宗之
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嘗早伯珍筮之如期
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
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
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

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
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
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然俄爾而滅白雀
一雙棲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刺史豫
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竇弟兄四人皆
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
四受業生凡千餘人伯珍同郡婁幼瑜字季亦
聚徒教授不應徵辟彌爲臨川王暎所賞異著
禮据拾三十卷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樂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荅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竒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淆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荅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

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
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
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
荅也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
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差山中
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
爲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
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游吳興因古
墓爲山池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

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披
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
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卿有蹈東海死耳不
忍受此黔劓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
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
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爲
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爲務
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爲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
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

八十耳目猶聰明以反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
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所致
製黑蝶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註
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
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
卒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
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絕剔破取三
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
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複製覆被不須沐浴含

珠以米羣衫先著禪凡二服上加單丞幅巾履
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旣殯不復立靈座
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
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旆成服後即葬作冢
令小後耐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
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
輜車靈舫魁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
于葬唯清水一盃子彝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
焉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
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
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
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
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玉羊金獸
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啓彥之送還王氏幼
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
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
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

躬荅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
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
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年十六父
喪不服綿纊雖蔬菜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
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
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
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
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梁武起兵圍建鄴家
貧無以爨僮妾竊隣人墓樵以繼火孝緒知之

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則遠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衽望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旣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以采章如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公

卿舉士秘書監傅照上疏薦之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况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朓及伏暉應徵天子以爲隱者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胤並得遂其高志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

須得生人獲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毋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遯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

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于天監末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研神記竝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元襄王偉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麀可駢何以異夫驥騄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爲木

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禁畜讖諱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荅曰昔劉德重淮南祕要適爲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荅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悵然歎息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爲王侯姻戚邂逅所逢豈關始願劉敞曾以米饋

之孝緒不納敞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沓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梁簡文在東宮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顧協以爲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竝行於世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

南史及傳卷之六十一
十七人劉敞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
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荀
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
麟於二子敞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
絜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南嶽鄧先生名郁荊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
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
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
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

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
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着
絳紫羅繡袿襪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質
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
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
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
得之甚逸近青鳥旣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
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捨爲
鄧玄傳具叙其事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
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
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
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
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
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
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
七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
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

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
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
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
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
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
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
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
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
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

南史及傳卷六十六
十三
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成陽三茅君得
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
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
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
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
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
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
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
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

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
至弘景爲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
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
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
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
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
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
人性好著述尚竒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
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

本草帝代年歷以筭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爲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

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旣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旣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

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
欲斃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
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
謂爲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
遺未嘗脫時多不納受縱留者即作功德天監
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辟穀導引之法自隱
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
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
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鄆縣阿育王

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
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
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中又獻
二丹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爲佳寶無疾自
知應逝逆尅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
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氤氳
滿山遺令旣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
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緘裙及臂衣鞮冠法
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

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

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常然

燈且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

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

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

遂作單于宮詩祕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

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

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已升天弘

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

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注効驗方

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

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秘密不傳及

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時有沙門釋寶

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

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年矣齊宋之交稍顯靈

跡被髮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

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趨或徵索

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

南史傳及卷之六
一
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噂喏齊武帝忿其惑
衆收付逮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旣而檢校
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
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
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
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
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於
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納被遺之未
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

所至了不自荅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
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永明中住東宮
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汚衣
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
門舍故闔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於門限焉
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數遠近荅曰元嘉元
嘉帝欣然以爲享祚倍宋文之年雖剃鬚髮而
常冠下裙帽納袍故俗呼爲誌公好爲識記所
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齎綿帽供養天

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謂人曰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敕命筠爲碑蓋先覺云

諸葛璩字幼琅邪陽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勵俗請辟爲議

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暉集而錄之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

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彥秀相
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固不仕居東林寺又於
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
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
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
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
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
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三年卒慧斐兄慧
鏡安成內史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

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子曇淨字元光篤行
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
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
闋因毀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
慧斐舉以應孝行武帝用爲海寧令曇淨又以
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
事母尤淳至身營食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
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
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衣廬於瘞所晝夜

哭臨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朞而卒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吳郡錢塘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就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毋問其故具以實荅毋問盜者爲誰荅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徵爲曹武平西參軍不至于時始安王遙光爲揚州謂徐孝嗣曰曹武參軍豈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遙光敗不果時人以爲恨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萬曆十八年刊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弄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修產業遇火止出書數簣坐於池上有爲火來者荅云唯恐損竹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爲盜見劾妄款詵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

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識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

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
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
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
卷摠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
令譽元帝在荊州爲中錄事每出帝常日送之
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後轉諮議參軍所
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筭經及七曜歷
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學行承
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例入長安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徙居尋陽曾祖須
無祖僧監父希並別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
皙美鬚眉仕州中從事史遇刺史陳伯之叛孝
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之事覺逃于盆水側有
商人寘諸褚中展轉入東林伯之得其母郭以
蠟灌殺之孝秀遣妻妾入匡山脩行學道服闋
建安王召爲別駕因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
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
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

穀皮巾躡蒲履手執并間皮麈尾服寒食散盛
冬卧於石上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
者集衆佛前作錫磨而答之多能改過善談論
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室中
背聞非常香梁簡文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
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也少沉靜有志操
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
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強記敏識出於群輩玄經

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畧咸所精練辟功曹不
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晚以弟疾還鄉
里遂居土臺山梁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
要與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
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荅皆得所未聞忠
烈王尤所欽重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荆
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峽學徒因請承先
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留連月
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

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師平素
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
之日誠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爲歛雖蒙賚及
不敢輕承教旨以違平生之操錢布輒付使反
時論高之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
事參軍樞數歲而孤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
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
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

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
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
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
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
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
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
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
遍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
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

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
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
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
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
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
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
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請，
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
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
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
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閭中
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
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撰道覺論
行于世。

論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
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
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且
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

沈客卿

孔範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管仲。齊桓有邵陵之師。適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洿隆之別。況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爲重寄。故公曾之歎。恨於失職。于時舍

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赧。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顛阮佃夫之徒。專爲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文。侍郎之局。復

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開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忌倖者。今立以爲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爲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

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法興少賣

山陰市。後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

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

興爲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孝武征虜撫軍記

室掾。及徙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

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賢俱轉參軍督護。上

即位。並爲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

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爲南魯郡

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以南下
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時
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太子旅賁中郎將孝武
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
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
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
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東
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
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

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
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
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
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
甚長子敬爲揚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宮嘗
出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上大怒賜
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孝武崩
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
義恭錄尚書事任同揔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

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
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
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
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尚
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
其機速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
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
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
與金帛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

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
興爲真天子帝爲贗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
間云官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
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
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之
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
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付
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
謹錄籥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

籍沒財物法興能爲文章頗行于世死後帝敕
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豐累愆遂至于此吾今
自覽萬機卿等宜竭誠盡力尚之時爲新安王
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爲
撫軍諮議參軍太守如故明帝初復以尚之兼
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累遷黃門侍郎出
爲新安太守病卒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亦歷
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孝武時帶南清河太守
前廢帝即位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明帝
初天下反叛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
後坐納貨賄繫尚方尋被宥位宣城太守昇明
初老拜太中大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
與法興明寶等俱爲孝武南中郎典籤元嘉三
十年奉使還都會元凶弒立遣元嗣南還報上
以徐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弒狀上
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劭既而上舉義兵劭詔責
元嗣元嗣荅云始下未有反謀劭不信備加考
掠不服遂死孝武事尅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

士蘇寶生爲之誅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
東海郟人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孝武嘗使王領
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撻暑雨寒雪不聽暫
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
材壓額及裸脛人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
受奚度拍叉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
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爲百姓疾比當除
之左右因唱爾即日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
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
傅亮父同名亮啓改爲爰初爲晉琅邪王大司
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爲武帝所知
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文帝初又見親任遂至
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御史始興王
濬後行參軍復侍太子於東宮遷員外散騎侍
郎文帝每出軍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王
玄謨等北侵配爰五百人隨軍碣磔銜中旨臨
時宣示孝武至新亭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

殿內詐劾追義恭因即得南走時孝武將即大
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及至莫不
喜悅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後兼尚書右丞遷
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
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
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
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上表起元義熙
為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之斷於是內外
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二十五人同爰宜以

義熙元年為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
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為始太學
博士虞翻謂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詔曰項籍
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
典餘如爰議孝武崩營景寧陵以本官兼將作
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
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長於
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文帝所任遇大明世委
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

學所解過之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
孝武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諮爰宜
習業與不爰荅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
始安王子真博士諮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
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前廢帝凶暴無
道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
忤誅羣公後以爰爲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
作如故封吳平縣子寵待隆密羣臣莫二帝每
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明

帝即位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
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並如故爰執權日久
上在蕃素所不悅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
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及行
又詔除廣州統內郡有司奏以爲宋隆太守除
命旣下爰已至交州久之聽還仍除南康郡丞
明帝崩還都以爰爲濟南太守復除中散大夫
元徽三年卒年八十二爰子希秀甚有學解亦
閑篆隸正覺禪靈二寺碑即希秀書也爰之徒

交州明帝召希秀謂曰比當令卿父還希秀再拜荅曰臣父年老恐不及後思帝大嗟賞即召爰還希秀位驍騎將軍淮南太守子泓甚閑吏職而在事刻薄於人少息仕齊歷位臺郎秣陵建康令湘東太守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閣選爲主衣後又請爲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爲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陽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明帝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悅先是帝立皇后普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蘭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王竝侍側明帝猶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懼佃夫以告外

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王衣吳興壽寂之細鎧
王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
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明寶
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預約
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
南巡腹心直閣將軍宗越等其夕並聽出外裝
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柳光世鄉人
光世要之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
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陽宋

達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
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言
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
安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不悅寂之見輒
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
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
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達之又繼進
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作矣相隨奔景陽
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殺

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
今已太平明帝即位論功壽寂之封應城縣侯
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王道隆吳平縣
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李道兒新渝縣侯繆方
盛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富靈符惠懷縣
子聶慶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
縣子俞道龍茶陵縣子宋逵之零陵縣子佃夫
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度淮爲寇山陽太守程
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破薛索兒降天祚後轉

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宮泰
始四年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及輔國將軍蓋次
陽與二衛參員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
位冠軍將軍卒時佃夫及王道隆楊運夫並執
權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嘗正
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
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
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疋嫌少
不荅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

南史及傳卷二十七
十二
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効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里許塘岍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必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武賁中郎將傷

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而已明帝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令張澹爲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

如此粲等並不敢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
右衛將軍明年改領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
歷陽太守猶管內任時廢帝猖狂好出游走始
出宮猶整羽儀隊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
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內外莫不憂懼佃夫
密與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干天寶
謀共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
帝每出常留隊仗在樂游苑前棄之而去佃夫
欲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

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爲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
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事不行干天寶因
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
賜死佃夫幼等罪止一身其餘無所問幼泰始
初爲外監配衣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涉
三品爲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干天
寶其先胡人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鄂縣子發
佃夫謀以爲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中齊高
帝以其反覆賜死壽寂之位太子屯騎校尉南

泰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便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斫邏將後爲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至豫章謀叛乃殺之姜產之位南濟陽太守後北侵魏戰敗見殺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道隆亦知書太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道隆爲明帝所委過於佃夫而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

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乃以討佃夫道隆及楊運長爲名休範奄至新亭見殺楊運長宣城懷安人素善射爲射師性謹慤爲明帝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後廢帝即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運長質木廉正脩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順帝即位運長

爲宣城太守尋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高帝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誅之文溫爲奉陳語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旣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以僧真託劉彥節周顒初惠開在益州土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僧

真曰我子弟見在者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齊高帝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荅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高帝尉軍府叅軍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後除南臺御史高帝領軍功曹上將廢立謀之袁粲褚彥回僧真啓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高帝納之高

帝欲度廣陵起兵僧真又曰主上雖復狂豐而累代皇基猶固盤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邪僧真頓首稱無貳昇明元年除員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高帝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意未願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高帝入朝堂石頭反夜高帝遣衆軍掩討

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荅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脩理城得古錫趺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省事獨曰何須辯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高帝曰卿勿妄言

及上將拜齊公已尅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
難僧真請上更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
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沱之水轉齊
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轉
羽林監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兼中書
舍人高帝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丁父
喪起爲建威將軍尋除南太山太守又爲舍人
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
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

諸權要中昃被眄遇後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
冢得五色兩頭蛇武帝崩僧真號泣思慕明帝
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初除游擊將軍兼司農
待之如舊欲令僧真臨郡僧真啓進其弟僧猛
爲鎮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
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內史卒于官僧猛後
卒於晉熙太守兄弟皆有風姿舉止並善隸書
僧猛又能飛白書作飛白賦僧真子交卿甚有
解用宋時道人楊法持與高帝有舊元徽末宣

傳密謀昇明中以為僧正建元初罷道為寧朔將軍封州陵男二年遣法持為軍主領支軍救援朐山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其鮭稟削封卒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為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為東宮侍書泰始中為主書以寒宦累至勲品元徽初為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貞外郎封始興南亭侯帶秣陵令齊高帝廢蒼梧

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敕高帝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高帝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初為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人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

賜係宗錢帛上欲脩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啓
適役在東人下隨寓之爲逆者上從之後車駕
出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爲國家得此
一城永明中魏使書常令係宗題荅秘書局皆
隸之再爲少府鬱林即位除寧朔將軍宣城太
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武帝常云學士輩
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
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
二年卒官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史
歷齋幹扶持孝武末年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
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
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爲道人明
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累至齊高帝冠軍府行
參軍及武帝鎮益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爲
武帝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
僻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建元初度東宮主
書除奉朝請補東宮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爲

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並以姦佞諂事武帝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守虛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度吉凶文度尤見委信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天下不寧文度旣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宅宇盛起土山竒禽怪樹皆在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又啓上藉被却者悉充遠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寓之因此聚黨爲亂鼓行而

東乃於錢塘縣僭號以新城戍爲僞宮以錢塘縣爲僞太子宫置百官皆備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竊稱吳國僞年號興平其源始於虞玩之而成於文度事見虞玩之傳法亮文度並勢傾天下太尉王儉嘗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如茹公永明二年封望蔡縣男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疑畏不肯往又

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
軍事平法亮至江陵誅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
還上悔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廣開
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
齋也宅後爲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
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鬱林即位
除步兵校尉時有綦毋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
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
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帝給珍

之宅宅邊又有空宅從即併取輒令材官營作
不關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語云寧拒至尊
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母隨弟欽之作暨陽令
欽之罷縣還珍之迎母至湖熟輒將青氍百人
自隨鼓角橫吹都下富人追從者百數欽之自
行佐作縣還除廬陵王驃騎正將軍又詐宣敕
使欽之領青氍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
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
乞願得三公封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

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從入宮契闊心膂竭盡
誠力王融姦謀潛構自非珍之翼衛扶持事在
不測今惜千戶俟誰爲官使者又有牒自論於
朝廷曰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抱
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闊人誰不知今希千戶
俟於分非過乃許三百戶嗔恚形於言色進爲
五百戶又不肯受明帝議誅之乃許封汝南縣
有杜文謙者吳郡錢塘人帝爲南郡王文謙侍
五經文句歷太學博士出爲溧陽令未之職會

明帝知權蕭湛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事
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
矣珍之曰計將安出荅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
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軌與趙越常
徐僧亮萬靈會共語皆攘袂搥牀君其密報周
奉叔使萬靈會魏僧勔殺蕭湛則宮內之兵皆
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其
次則遣荆卿豫讓之徒因諮事左手頓其胷則
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

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
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爲殉在眼
中矣珍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恥
與龍駒共詔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珍之
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
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
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珍之
時爲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事舍人正
直宿宣旨使即往蔣王廟祈福因收送廷尉與

周奉叔杜文謙同歿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
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
忠義死復何恨哉王經母所以欣王經之義也
人美其言龍駒以奄人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宮
爲齋帥帝卽位以後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事
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閤舍人黃門署令淮陵
太守帝爲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
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畫敕內左右侍直
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封惠

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請誅之懇至乃見許曹道剛廢帝之日直閣省蕭湛先入若欲論事兵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胃死因進宮內廢帝直後徐僧亮甚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見殺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質直帝雖與之狎而未嘗敢誚帝悅市里雜事以爲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園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謂明帝主上猶是小兒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天

子齊馬並馳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既而遣人刺殺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爲諂亦復不免也荅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蜂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明帝卽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王者久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先是延昌殿爲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竝居西殿及明帝居東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法亮獻欵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

諸郡無所納受東昏卽位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權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卒官或曰西漢又則帝呂文顯臨海人也昇平初爲齊高帝錄尚書省事累遷殿中御史後爲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爲中書通事舍人文顯臨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爲舍人並見親幸多四方餉遺並造大宅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旣

摠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迭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衆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戶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其後玄象失度史官奏宜脩祈禳之禮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仍奏文顯等專擅愆和極言其事上雖納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累遷左中郎將南

東莞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
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
州置典籤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爲七職宋
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爲方鎮時主皆以親近
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太明太始長王臨
蕃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
任也宗慤爲豫州吳喜公爲典籤慤刑政所施
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爲國
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喜
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以後權寄彌隆典籤遞
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間言訪以方事刺
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
恒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劉道濟柯
孟孫等姦慝發露雖即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
明帝輔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
不得遣典籤還都而典籤之任輕矣後以文顯
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至尚書右丞
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爲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柘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又有新蔡人徐世檟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帥爲直閣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檟所勸殺徐孝嗣後封臨汝縣子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檟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

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遂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強世檟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呪詛文又畫帝十餘形像備爲形斬刻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己像著通天冠衮服題云徐氏皇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爲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與相唇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

男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兖州本以宥賊黨而羣凶用事刑辟不依詔書無罪家富者不論赦令莫不受戮籍其家產與慧景深相關爲盡力而家貧者一無所問始安顯達時亦已如此至慧景平復然或說王咥之二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咥之曰政當復有赦耳復赦羣小誅戮亦復如先帝自羣公誅後無復忌憚無日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妓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

父寶慶亦從改焉帝呼寶慶及法珍爲阿丈蟲兒及東治營兵俞靈韻爲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爲市中雜語以爲諧謔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爲偃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咥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咥之俞寶慶俞靈韻祝靈勇范亮之徐

僧重時崇濟芮安泰劉文泰呂文慶胡輝光繆
買養章道之楊敬子李粲之周管之范曇濟石
曇悅張惡奴王勝公王懷藻梅師濟鄒伯兒史
元益王靈範席休文解滂及太史令駱文叔大
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宦王寶孫王法
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劭王竺兒
隨要表係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又朱興
光爲茹法珍所疾得罪被繫豐勇之與王珍國
相知行殺皆免初左右刀救之徒悉號爲鬼宮

中訛云趙鬼食鴨劑諸鬼盡著調當時莫解梁
武平建鄴東昏死羣小一時誅滅故稱爲諸鬼
也俗間以細剉肉糝以薑桂曰劑意者以凶黨
皆當細剉而烹之也

周石珍建康之厮隸也世以販絹爲業梁天監
中稍遷至宣傳左右身長七尺頗閑應對後遂
至制局監帶開陽令歷位直閣將軍太清三年
封南豐縣侯猶領制局臺城未陷已射書與侯
景相結門初開石珍猶侍左右時賊遣其徒入

直殿內或驅驢馬出入殿庭武帝方坐文德殿
怪問之石珍曰皆丞相甲士上曰何物丞相對
曰侯丞相上怒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謂丞相石
珍求媚於賊乃養其黨田遷以爲己子遷亦父
事之景篡位制度羽儀皆石珍自出景平後及
中書舍人嚴實等送于江陵實本爲齋監居臺
省積久多閑故實在賊居要亞於石珍及簡文
見立實學北人著靴上殿無肅恭之禮有怪之
者實曰吾豈畏劉禪乎從景圍巴陵郡叫曰荆
州那不送降及至江陵將刑于市泣謂石珍曰
吾等死亦是罪盈石珍與其子昇相抱哭實謂
監刑人曰倩語湘東王不有廢也君何以興俱
腰斬自是更殺賊黨以板桺舌釘釘之不復得
語

陸驗徐麟並吳郡吳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
邑人郁吉鄉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
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貲以事
權貴朱异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言於武帝拔

之與徐麟兩人遞爲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生犀驗麟並以苛刻爲務百賈畏之异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聞誇譎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彦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驗竟以侵削爲能數年遂登列棘鳴佩珥貂並肩英彥仕至太子右衛率卒贈右衛將軍遠近聞其死莫不快之麟素爲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爲綸所殺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温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書左戶郎申早有風鑒十四便善奕棊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旣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呼與棊申每有妙思异觀而竒之因引申游處太清之難父母俱没因

此自誓擔土菜食終身梁元帝承制累遷鎮西
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
辯據巴陵每進策皆見行用僧辯嘆曰此生要
韃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僧
辯之討陸納也于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
蔽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
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陳太建中除
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集于縣庭復
爲東宮通事舍人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

據東府申馳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帥兵先至追
斬之後主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招
縣伯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
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
之端士遍羅其殃參預謀謨乃於外宣說以爲
已力省中祕事往往泄漏性又果敢善應對能
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已者
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
僕射沈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

政乃短喜於後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譖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效也後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爲侯謚曰忠及葬後主自爲製誌銘子秀嗣官至太子舍人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也家本吏門至文慶好學頗涉書史陳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爲中書舍人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明閑吏職心筭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自太建以來吏道疏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所縱捨分官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後主信之然並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歛無厭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

益以文慶爲能尤更親重內外衆事無不任委累遷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禎明三年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旣久大得人和後主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爲用無所任者乃擢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居外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訶及

文武羣臣共議請於京口採石各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爲通奏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謀驟至憲等慙勤奏請至于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且出兵若北

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對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摠摠內爲之游說後主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又抑憲等由是未決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之文慶旣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凡有所啓請經略之計並皆不行尋敕文慶領兵頓于樂游苑陳亡隋晉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爲

諂佞以蔽耳目比黨數人並於石闕前斬之以謝百姓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也美風采善談論博涉羣書與施文慶少相親昵仕陳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口辯頗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理雖有不經而衆莫能屈事多施行至德初以爲中書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以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並無關市之稅後主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

空虛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於是陽惠朗爲太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豪釐不差糺謫嚴急百姓嗟然而客卿居舍人揔以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後王大悅尋加客卿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舍人如故惠朗惠景奉朝請禎明三年客卿遂與文慶俱掌機密隋師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内外事客卿

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以後權寄彌隆典籤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間言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劉道濟柯孟孫等姦慝發露雖卽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而典籤之任輕矣後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至尚書右丞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爲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祐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又有新蔡人徐世檟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帥爲直閣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檟所勸殺徐孝嗣後封臨汝縣子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檟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

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遂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強世檟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呪詛文又畫帝十餘形像備爲形斬刻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著通天冠衮服題云徐氏皇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竝爲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咄之與相唇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

男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兖州本以宥賊黨而群凶用事刑辟不依詔書無罪家富者不論赦令莫不受戮籍其家產與慧景深關爲盡力而家貧者一無所問始安顯達時亦已如此至慧景平復然或說王暄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暄之曰政當復有赦耳復赦群小誅戮亦復如先帝自群公誅後無復忌憚無日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妓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有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

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並暴其過惡名爲四罪人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儀並琅邪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候意承顏傾巧側媚又獻其二女以求親昵瓘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坐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

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情疎。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歛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官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於望景。獲

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啓轍。武侯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騫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按。領獲所攝。示揔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典事之口。抑符緩詔。姦僞非一。書死爲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爲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玉署。家

南史列傳卷之七
號金穴。嬙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沼。魚龍雀馬之翫。莫不充牣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人。於斯爲切。况乎主幼時昏。讒慝亦何可勝也。

列傳第六十七

南史七十七

